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只道是寻常

□南京 欧阳科谕

我家住在中山门外卫桥新村。出小区向北穿过一条喧闹的马路,即是享誉中外的中山陵园风景区。那里梧桐大道绿树葱茏,吸引八方来客。

出小区南门就与一研究所家属大院毗邻。我近些年随年事渐长,步履也慢了下来,常缓步徜徉院中,在安宁祥和里遇见诸多不起眼的细碎美好。

一踏进院门,满眼葱绿,常青的松柏直插云霄。一侧便是“石榴园”。初夏时节,可见“榴花红胜火”的喜庆景象。那艳红的花朵像挂了一树小小的灯笼。

再往前走,平整洁净的大道两旁广玉兰树伟岸挺立,肥硕的叶片四季常绿。行走期间,心也沉静下来。大树西侧是一片长长的竹林,微风吹拂,摇曳轻吟。竹林边景致随季节更迭。初春,粉桃娇艳,灼灼其华,尽显妩媚。春末初夏,紫藤从架上垂悬而下,像淡紫色的瀑布在流动,如云似霞。秋日,红枫尽染枝头,层层迭迭的红,把秋日的浪漫揉进了枝头。还有那一排银杏,高高擎起硕大的华盖,散发出健硕刚毅的英雄气。这片小天地虽无花海繁盛,却有四季风物轮番登场。

三架紫藤长廊下,置有十二张长条木凳,是众人休憩的好地方。夏日,老人们聚此享习习凉风;冬日,老

人们在此沐浴暖阳。大家随性闲聊,我有时也加入其中。时而回忆往日忙碌的峥嵘岁月,时而唠叨当下儿孙绕膝的日常。时光就在这闲话里慢慢悠悠地、静悄悄地流淌。

紫藤区东是一片开阔的广场。被社区打造为法治文化广场,聚焦未成年人保护专题。原来这旁边就是大院的幼儿园。红墙环抱的园里,绿树掩映着红白相间的大城堡,还有几件孩子们游玩的滑梯等器材。最生动的莫过于下午四时许,孩子们从园里飞奔而出,扑向祖辈的怀抱(来接孩子的大多是祖辈)。但他们往往并不急于回家,有的一头扎进沙坑摆弄小铲子等沙具,有的在没过腰的冬青树丛间躲猫猫。清脆的嬉笑声此起彼伏,老人们则坐在一旁的长条凳上,笑眯眯地守着自家的宝贝。

广场东片植有高大的乔木,还摆放了数张桌凳,常有三五成群的老人围坐于此,或对弈下棋,或切磋扑克,身边还站着几位看得入神的围观者。

广场外面东侧也广植各色树木,有严冬里“暗香浮动月黄昏”金灿灿清香沁人的蜡梅,看到它就知道春天将要来到了。伴其一侧的有供老人们活动的健身器材,常见三五老人在此交谈活动。老有老的悠然,小有小的欢闹,老少各得其所,各得其乐。

这里还有一条与西边广玉兰大

气候干燥,腌菜头炖排骨汤去火清肺,人间美味。

无独有偶,溧阳塘马的好友又快递来了咸鹅。一只硕大的咸鹅,是他的丈母娘用自家菜地生长的绿色蔬菜做饲料喂养大的,又由老丈人亲自腌制。这无疑是咸货中的上品。他担心我不会烹饪,微信发来烹饪食谱:切成片,可入火锅;也可做干切卤鹅下酒。

品尝咸香美食,不由得想起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我在苏北工厂上班,做风鸡的往事。

进入腊月,就要为回南京过年准备年货。我家老子喜欢喝酒,年货里老酒必不可少。白酒限购,我就托人走后门,买来整箱的特产白酒,除此之外,还带上几洋面口袋花生、绿豆之类的农产品。活鸡带起来麻烦,还会买到瘟鸡、病鸡,扔了可惜,吃下肚则如鲠在喉。我就向门口邻居老徐学会了制作“风鸡”,

有套《三国演义》连环画,我帮他捡了三天麦穗,才换来一下午的翻阅。诸葛亮摇扇的从容、关羽横刀的凛然,在黑白线条间为我构筑了最初的英雄梦。听说市里人民路有旧书摊,我凌晨起身,步行十几里。夏日尘土滚烫,脚底磨出水疱,但当那本卷边的《儿童文学》出现在杂乱的书摊上时,所有疲惫瞬间蒸发。我蹲在墙角,蝉声震耳,却仿佛听见另一个世界清澈的泉响。

后来住校,有了零星可支配的饭钱,县城新华书店成了我的圣地。我贴着书架移动,像谨慎的勘探者。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让我在熄灯后的被窝里,借手电筒的微光走进黄土高原的苍茫。孙少平就着咸菜啃黑馍的清晨,与我啃着干馒头上早读的清晨,在某一页悄然重叠。那些来自土地的叙事,粗粝而坚实,接住了我所有无所依凭的怅惘。它们不说教,只是平静地呈现苦难与尊严,却让我在

道相平行的香樟树大道,两排香樟树在上空交会、相连,形成一张硕大的绿色天棚,盛夏时节行走其间倍感清凉惬意。拐过香樟树向西,就到了大院里最有生命力的篮球场了。

工作日这里成了一岁到三岁稚童的专属小天地。有的摇摇晃晃蹒跚学步,有的咿咿呀呀学语。稍大点的则蹬着小小的滑步车欢快地绕着场地转圈圈。因我小重外孙即将满两周岁,常年不在我身边,我对这些小家伙便多了格外的怜爱。目光总不自觉地追随他们。常常俯身轻问:宝宝多大啦?又常赞叹“真能干,走得稳稳的!”他们有时会朝我咧嘴一笑,甜甜地说一声“奶奶好!”这回应总能让我的心瞬间暖暖的。

一到双休日或节假日,这片篮球场就变成了小伙子们挥洒汗水的赛场。两队人马,捉对厮杀,奔跑抢断,传球、投篮、攻防相持,难分难解。呐喊声、欢呼声、惋惜声震天动地。即使在冬季有人竟只穿一身单薄的运动服,那份热血与拼劲实在令人叹服。连我这不懂规则的老妇人也忍不住停下脚步,驻足观看片刻。

这大院的生机不显山不露水,是百姓寻常生活最真切的缩影。其实,幸福从不在遥不可及的远方,就藏在这一朝一夕的寻常中,就在我们身边。愿我们都能珍惜这寻常中的幸福。

虽然制作方法有点烦人,但做成了风鸡,便于携带。苏北的冬天常常滴水成冰,如天然大冰箱,也利于风鸡储存。

那个年代,工资不高,东西却不贵。加上公鸡光吃食不下蛋,农民为了节约饲料,急着上市脱手。十元钱就可买到六七只公鸡。做风鸡第一步,最好选择健康无病的阉鸡,公鸡也无妨,将活鸡宰杀放血,不用褪去鸡毛。第二步,从紧贴鸡翅膀的腹部,切开一个小口子,掏出全部内脏。第三步,将炒热的花椒盐冷却后,均匀地擦抹至鸡内脏各处,放血口和口腔也不例外。第四步,将鸡头塞进开口处,再用麻绳捆扎严实,挂在阴凉通风处。

在那个凭票供应副食品的时期,一家老小吃团圆饭,有一咸香扑鼻、鲜嫩可口的风鸡上桌,最受大家欢迎,我家老子一边喝酒,一边赞不绝口,嘱咐我来年腊月多风上几只。

自卑的土壤里,悄悄生出了一根叫作“尊严”的骨头。

如今,我的书房有了整面墙的书架,光滑的书脊反射着宁静的光。但最深的安宁,仍来自指尖划过纸页的触感。我会忽然想起,某个放羊的黄昏,我躲在河坡下读借来的《水浒传》,夕阳把书页染成金黄,而我浑然忘了暮色四合、炊烟唤归。

那些散落在田埂、灶台、河坡上的零散书页,从未许诺我任何明确的未来。它们只是无声地陪伴,像一个沉默而广博的朋友,告诉我:世界不止于眼前的黄土,人生可以拥有另一种辽阔。它们没有驱散我全部的孤独,却让孤独变得可以忍受,甚至丰盈。

时光漫漶,墨香依旧。我知道,是那些残缺不全的书页,最早拼凑起了我对完整生命的想象。它们是我精神上的“第一颗糖”,滋味存留至今,让我在往后所有平淡或艰难的日子里,始终相信,还有甜的存在。

荣耀终究不会沉默

□南京 萧城

一泓海峡水
饱含你思乡愁滋味
千秋海峡风
吹不老你游子初衷
莫说海峡窄
却把你和母亲分隔开
可知海峡再宽
也载不动我对你的挂念

赤诚如你,划破宝岛的黑
坚韧如你,铸就信仰的丰碑
君不见东方红霞飞
万壑回荡你的一去不复回
因为你昨日的沉默
所以我今朝热泪滚烫
因为你无言的荣耀
所以我止不住喷薄的诗行

一泓海峡水
见证你一生惊世无悔
千秋海峡风
记得你始终无畏又从容
今日我们不再沉默
海峡两岸定一统
今日我们不断创造新荣耀
共圆中国梦
一尊还酹英雄
还酹英雄

别总往后看

□北京 吴昆

退休后,我常坐在阳台上翻相册。一张张照片,像一扇扇窗,春日踏青、夏夜乘凉、孩子满月、金婚合影,每一页都暖,却也沉。看得久了,心像被藤蔓缠住,越收越紧,连阳光照在身上都觉得凉。

邻居劝我,别老翻旧日子了,人得往前走。我苦笑:“前头还有啥?一把年纪,还能奔哪儿去?”她没说话,只是递给我一包花籽,让我试试种点东西,土里埋着的,可都是将来。

我接过花籽,随手撒在阳台角落的旧花盆里,也没抱什么指望。谁知几场雨过后,竟冒出嫩芽,怯生生地探头,绿得让人心里一颤。我开始每天浇水、松土,蹲在盆边看它们长高、抽叶、打苞。某天清晨,一朵小黄花悄然绽放,花瓣上还挂着露珠,那一刻,我忽然发现,自己已经好几天没翻相册了。

原来,不是日子没了光,而是我把眼睛一直朝后看,忘了前方也有花开。

人到晚年,容易活成一本回忆录。过去的日子太熟、太暖、太有依靠感,于是不自觉地把心留在那里。可生活不是回放键,它是一条河,哪怕流得再缓,也始终向前。若只盯着倒影,终会错过眼前的波光。

后来,我报名参加了社区的“时光口述”项目,不是讲自己的故事,而是去听别人的故事。有老教师忆起第一届学生的调皮,还有独居阿姨说起年轻时偷偷学骑自行车摔进稻田的糗事。他们的记忆各不相同,但眼神里都有一簇火,那不是对过去的执念,而是对“曾活过、爱过、奋斗过”的确认。

我渐渐明白,怀念可以,沉溺不必。真正的纪念,不是把自己锁在旧时光里,而是带着那些温暖继续走路。老伴若在,定也不愿见我日日枯坐,而希望我晒着太阳,笑着和人打招呼,甚至为一朵花开而雀跃。

如今我的阳台已成了小花园。茉莉、太阳花、薄荷、小番茄错落生长,四季有颜色,天天有盼头。偶尔仍有思念涌上心头,但我不再躲进相册。我会对着花说说话,或泡一杯茶,静静看云飘过。哀伤还在,却不再压垮日子。

人生行至后半程,最怕的不是白发皱纹,而是心停在了某一天。别总往后看,并非遗忘,而是尊重,尊重逝去的,更尊重仍在继续的生命。

前方或许没有壮丽风景,但只要愿意抬头,总有一缕风、一束光、一朵不期而遇的小花。

腊月美味

□南京 易荷生

腊月,常与寒冬、岁暮关联,也是一年中品尝咸香的最佳月份。

前两天,网友珊瑚送来了亲手腌制的咸鱼、雪里蕻和长梗腌菜。我已经多年不碰腌制的食品了。十多天前,看到珊瑚配合南京十八频道做的腌菜节目,勾起了我这个老南京的舌尖上的回忆。腌菜,是南京人腊月饭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。

老婆收到腌菜,如获珍宝。立即下厨,将洗净的猪大肠放入高压锅中煮透,取出,切成小段,存在砂锅里。再将雪里蕻切碎放入,加入生姜、葱花、干辣椒。大火烧开,用文火焖个20分钟,雪里蕻的咸香裹着猪大肠的香气,弥漫在餐厅。忍不住从酒柜中取出浓香白酒佐餐,品尝南京人独有的美味。

老婆好一口腌菜头炖排骨汤,长梗腌菜是最好的食材。珊瑚送来的腌菜不添加任何添加剂,可放心食用。老婆一边喝汤一边赞不绝口。冬天

在豫南那片被湿气浸润的田野上,我像一株瘦弱的草,沉默地生长。父母终日与土地为伴,兄姊在农活间穿梭,家是温饱的营盘,却少有言语交织的暖意。我的童年,裹着一层灰蒙蒙的寂寥,直到一些破损的纸页,为我撬开一丝光。

第一道光,来自邻家姐姐丢弃的一本作文选。封面已失,内页泛黄卷边。我蜷在门槛上,一字字读。有人写二十一世纪的农村“机器种田,父母闲坐”,我望着田里父母弯成弓的脊背,第一次对“未来”生出模糊的向往;有人写青春的叛逆与愧疚,我心里一动——原来那份对父母又顶撞又心疼的拧巴,并非独我所有。书很薄,我却读了很久,页角被指腹摩挲得起了毛,铅笔画下的歪扭线条,成了我与文字最初的私语。

这本小书被彻底“吃”完后,一种焦渴驱使我出发。我成了乡野间一个孤独的“觅书人”。张家大伯柜底

田埂上的书页

□南京 魏美玲